

关于帝国主义问题重要论述

吴 健 选编

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一九八六年二月

编 者 的 话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写成于1916年。今年是这部伟大著作写成七十周年。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列宁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列宁主义的形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斯大林关于列宁在理论上的功绩与新贡献的论述（本书第6页第1段），毛泽东关于“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第10页第1段）都说明了这一点。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的开始已经近百年了，但它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垄断资本主义，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占统治地位，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占控制地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因此，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仍然是全世界人民研究现代帝国主义，即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没有结束，并不意味着这个时代毫无变化。时代在发展，发展就有变化。现代帝国主义的研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指导；而这一伟大理论也需要和必将在时代的生活与实践活动中向前发展。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第2

页第3段)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坚持到底。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是曲折的,从而会出现具有不同特点的阶段性。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灭亡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这一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之一,它总是处于矛盾的趋于激化与相对缓和、经济政治的激烈动荡与相对稳定、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风暴与二十年等于一天的“和平”交替两个阶段、两个时期交替的发展之中,直至最后完成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当人类社会曲折发展处于现代资本主义相对稳定、世界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刻,我们更需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念。只要人类社会的发展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只要全世界仍然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基本理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始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必须把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结合起来。我们坚持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化,它所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因为决定这一本质与矛盾的经济基础——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存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在其国内占统治地位,而在资本主义世界占控制地位。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基本理论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当代也完全有效。但马克思主义者既然承认事物是发展的,有发展就有变化,有变化就有特点。因此,当我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意义时,绝不意味着要拿他们的每一句话去解答人间的一切问题;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指导,应用其立场、观点、方法的精髓,去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最后要落脚

到探讨与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发展的特点上。掌握事物的普遍性是灵魂，探索事物的特殊性是出发点、也是归宿点。

透过现象看本质，也是唯物辩证法的一条重要原理。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特点，尤其是反映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具体特点，人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认识运动还没有完成。比如说，西方工人生活状况一般有了改善，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当前阶段上的一个特点。与以往的西方工人生活直线下降论比起来，看到这个特点无疑是我们认识上的进步。但如果停止在这一点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去探讨出现这一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它对当代西方国家的劳资关系有什么影响，工人生活一般改善是否意味着西方世界消除了贫困，以及西方工人生活状况发展的趋势等等问题。

经过这样的分析，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的认识，而且使对普遍性内含的认识更加丰富。历史表明，不管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如何千变万化，真是万变不离其宗。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与矛盾决定了这一制度必将在曲折发展中一步步走向它的最后灭亡。全世界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天终将会到来。

广大理论工作者都能体会到，只要努力把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结合起来，我们不仅能牢牢掌握现代帝国主义的本质、矛盾与发展总趋势，而且能看到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更为丰富的理论——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它等待我们去认识，而我们一定能够认识它。

邓小平同志说：“陈云同志讲过，抗战初期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给他谈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强调实事求是，陈

云同志觉得受益很大。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第12页第3段）

讲得多好啊！我们一定要下百倍的力气，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打好根底！编者愿与读者共勉之。

在本书每一部分末尾有个“*”，是提要性的，供参考、议论。凡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一九八六年二月五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1)
一、学习意义与学习方法.....	(1)
二、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	(17)
三、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27)
四、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	(36)
五、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41)
六、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50)
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	(58)
八、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65)
九、无产阶级贫困化与工人生活状况.....	(71)
十、经济危机.....	(86)
十一、资本输出与殖民主义.....	(99)
十二、国际垄断同盟.....	(109)
十三、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 平衡的规律.....	(115)
十四、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119)
十五、批判现代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宣传 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28)
十六、对外开放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133)

一、学习意义与学习方法

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形式变化的这一经济科学的领域中，帝国主义问题不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简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任何一个不但关心经济而且关心现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人，研究一下作者根据最近材料大量搜集来的有关事实，都是绝对必要的。自然，如果不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充分说明帝国主义的实质，如果不以此为基础，那就谈不上具体地历史地估计当前的战争。这样也就无法了解近十年来的经济史和外交史，在这种情况下，要谈什么对战争提出正确的看法，那是非常可笑的。

列宁：《给布哈林的小册子〈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写的序言》（1915年12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93页。

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够帮助读者去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序言》（1917年4月26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731页。

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各国不容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二十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

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1920年7月6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732页。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明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1920年7月6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732—733页。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43页。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

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412页。

现在还有人读了“资本论”而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这岂不是再可笑不过的奇闻么！唯物主义在哪里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带着实在莫名其妙的神情问道。

.....

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那里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种（而且是最复杂的一种）社会形态的模范，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模范。于是他坐下来拚命思索这个深奥的问题：“马克思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凡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

Ad 1)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时，常常碰见社会科学中的“辩证方法”，碰见社会问题范围（谈到的也只是这个范围）内的“辩证思维”等等。他由于头脑简单（如果只是头脑简单那还好），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按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一切社会学问题。他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看问题，就不能不确信这种看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

⊖ 关于第一点。——编者注

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马克思力求根据这种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极科学地规定了对经济生活的任何确切研究所应追求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由另一更高的机体来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

.....

讲了这一小段追述往事的插话以后，看来可以把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的工作告一结束了。我们试把批评家的“理由”归纳起来做一总结。

他想要打破的学说第一是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二是依据辩证方法的。

关于第一点，批评家首先说他不知道在哪部著作里叙述过唯物主义。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这种叙述，于是自己来捏造一套什么是唯物主义。……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基石——辩证方法，那只须这位大胆的批评家一推就推翻了。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全集》第1卷第122、123、145、147、161、163页。

你为我奔忙寻找出版人，又寄钱给我，非常感谢。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手稿，不知新出版人收到没有？（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见注518）希望一有消息就告诉我。我认为这

部经济著作非常重要，迫切希望它能尽快地全文发表出来。

列宁：《给玛·伊·乌里扬诺娃》（1916年10月），《列宁全集》第37卷第510页。

列宁选定某一题目不单单是因为这个题目有趣，需要探讨，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在当时对工人运动特别迫切。……世界大战爆发了，在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里，都是一片张皇失措的景象。列宁便着手写关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揭示这次战争的掠夺性质和这次战争的特点，整个著作是为了使人了解到，社会党人的旧的行为尺度对这次战争是不适用的。

每篇文章，每一科学著作，写的都是当时最迫切的题目。因此，伊里奇的文章和著作是真正的行动指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理论工作有巨大意义：理论工作应当清楚地说明现实情况，照亮斗争的道路。

克鲁普斯卡娅：《领袖、革命家、学者》，《人民日报》
1962年4月22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活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统治时期，即资本主义平稳进化并向全球“和平”扩展的时期。

这个旧阶段是到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完结的，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逝世了。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即由于资本主义新阶段代替了旧阶段、由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阶段而产生的新的条件，只能做一种推测。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平稳进化已经为资本主义的跃进式的、剧

变式的发展所代替，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已经表现得特别厉害，在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争夺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的斗争已经使周期性的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周期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列宁的功绩即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做了一个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揭露了它的溃疡以及它的必遭灭亡的条件。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产生了列宁的著名原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9月），《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86—87页。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5页。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

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

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287页。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

别尖锐地表现出来，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区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

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758—759页。

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772页。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